

防火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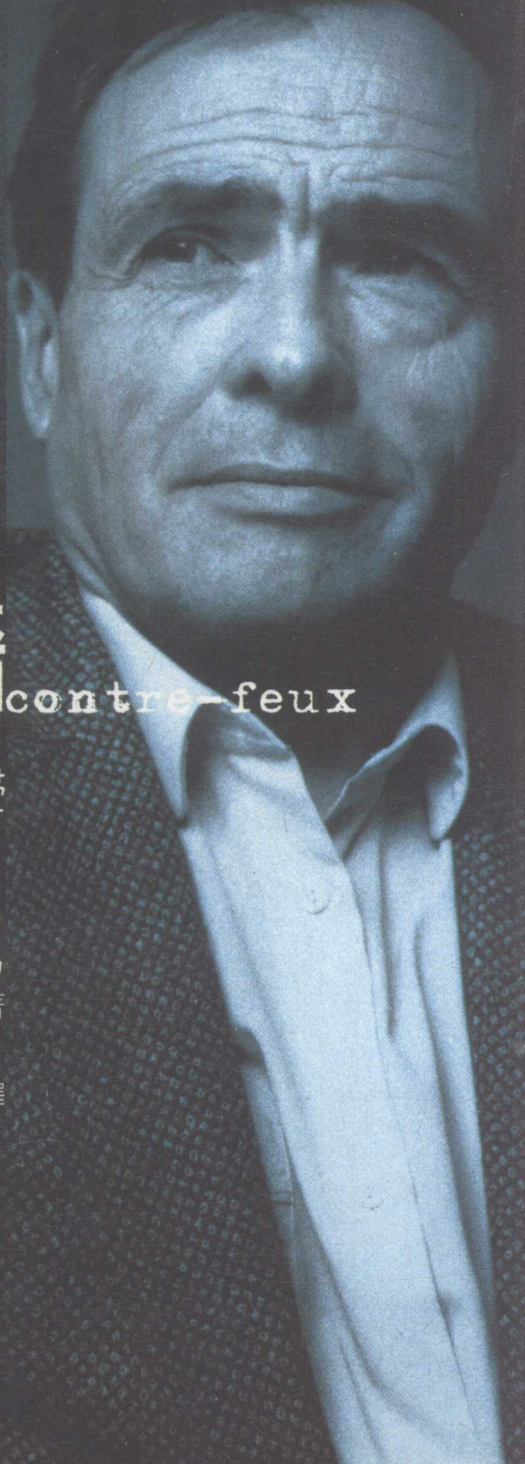
contre-feux

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布赫迪厄

Pierre Bourdieu◎著

孫智綺◎譯



麥 田 人 文

王德威／主編



Contre-Feux: Propos pour servir à la résistance contre l'invasion néo-libérale
Copyright © Éditions RAISONS D'AGIR, avril 1998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麥田人文57

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Contre-Feux

Propos pour servir à la résistance contre l'invasion néo-libérale

作者／布赫迪厄 (Pierre Bourdieu)

譯者／孫智綺

主編／王德威

責任編輯／吳惠貞 蔡雅琪

編註協力／蔡筱穎

發行人／涂玉雲

出版／麥田出版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02-23517776 傳真：02-23519179

發行／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愛國東路100號1樓

電話：02-23965698 傳真：02-23570954

網址：www.cite.com.tw E-mail：service@cite.com.tw

郵撥帳號：18966004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字樓504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Cite(M) Sdn. Bhd. (458372 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 3833 傳真：603-9056 2833

E-mail: citekl@cite.com.tw

初版一刷／2002年8月

售價／20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986-7895-61-4

26/01/8

港 台

防火牆

contre-feux

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Propos pour servir
à la résistance
contre l'invasion
néo-libérale

布赫迪厄

Pierre Bourdieu◎著

孫智綺◎譯



目錄

前 言	7
國家的左手和右手	11
索雷斯的廬山真面目	25
從外國人的地位來測試政黨候選人	31
藉理性之名行濫權之實	37
鐵路員工的真話	41
抵擋一個文明的破壞	45
全球化的迷思及歐洲社會福利國家	53
德國銀行總裁提梅耶的想法	77
學者，經濟學及社會運動	87
為一個新的國際主義而寫	97

電視，新聞業，及政治	111
再談電視	123
這些宣稱我們不負責任的「負責人」	135
今天工作到處都是不穩定的	139
失業者運動，一個社會奇蹟	149
破壞性的知識分子	153
新自由主義，一個剝削到底的（正在實現的）烏托邦 ...	157
引用書目	171

前言

我之所以下定決心集結出版這些絕大部分尚未發表過的文章，是因為我覺得「防火牆」所一直想要抵擋的危險，並非偶發零星的。而這些因應不同場合而寫的文章，雖然有點雜亂，仍不失為對抗新自由主義禍害的有力武器。*

我不想未卜先知，也不輕易涉入超出我能力範圍以外之事。所以，每一次，如果不是義憤填膺，受到某種

* 冒著增加語調和風格不連貫（這和發言當時情況的差異性有關）的危險，我還是決定依照時間順序來介紹我在這裡所選取的文章，以便讓讀者更能感受到當時的時空背景。我會零星加入一點參考書目，讓讀者可以深入這裡所提的論述。

責任感所驅使，我也不會站出來公開表態。

知識分子的理想，只要有共識之處，我都會試圖去遵從，儘管這些理想的實現，困難重重¹。但是，如果為了讓其更有效力而我必須親自介入，我有信心可以掀起一場動員或辯論，結果就算是沒頭沒尾、有一陣沒一陣地出現在媒體中，我相信也能打破意見一致的表象，撼動主流論述象徵力量的核心。

¹ 在我所有的集體發言裡，特別是在研究及高等教育集思會（Association de réflexion sur les enseignements supérieurs et la recherche, ARESER）、阿爾及利亞知識分子國際後援會（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soutien aux intellectuels algériens, CISIA），及作家國際會議（Parlement international des écrivains —— 這個會議已非我所認得的）的發言裡，我只選擇刊在《解放報》上那篇名為〈從外國人的地位來測試政黨候選人〉的文章，並經過其他共同作者的同意，其中看得見的作者有 Jean-Pierre Alaux，看不見作者則有 Christophe Daadouch、Marc-Antoine Lévy 及 Danièle Lochak 等，他們都是報紙那些負責所謂自由論壇的記者自動且司空見慣的審查制度下的受害者：這些記者負責人總是在尋找和特定人名相聯繫的象徵資本，不喜歡簽署字母縮寫或簽署好幾個名字的文件——這也正是有礙於知識分子集體形成的困難之一，而且是最首要的困難——他們傾向於讓較不為人知的名字消失，不是透過協商，就是像在這個例子裡，連協商的餘地都沒有，就讓這些名字消失。

防火牆

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國家的左手和右手*

問：最近一期您所主持的雜誌，是以苦難為主題¹。裡面有許多訪談的對象，是在媒體上沒有聲音的人：貧窮郊區的年輕人、小農、社會工作者。其中，一個問題國中的校長發出他個人的不平：與其說他是知識傳遞的守護者，還不如說是某種派出所警察。您認為這種消遣的說法有助於了解社會的不滿嗎？

布赫迪厄：在我們所做有關社會苦難的調查裡，我們碰到許多飽受社會衝突折磨的人，就像這個國中校

* 這篇對談是由 R. P. Droit 及 T. Ferenczi 進行採訪，刊載在 1992 年 1 月 14 日的《世界報》。

長。我還可以舉這個負責法國北部某小城一個問題郊區的計畫協調人為例。他所要面對的衝突，是所有社會工作者（社工人員、輔導人員、基層行政人員，以及越來越多的學校老師）所能忍受的極限。這些社會工作者構成了我所謂的「國家的左手」（國家裡，所有那些需要大量開銷的部會），而這些部會也是過去社會鬥爭所遺留的產物。與其相對的是「國家的右手」，就是那些法國國立行政學校畢業的菁英所充斥的財政部、公民營銀行及部長辦公室。許多我們所參與（及將會參與）的社會運動，都是為了表達小國家貴族（國家的左手）對大國家貴族（國家的右手）的不滿。

問：您如何解釋這種憤怒，這些形式的絕望及反抗？

布赫迪厄：我想是因為國家的左手覺得國家的右手不再知道，或更糟的，再也不想知道國家的左手到底在做什麼。總之，就是不想再付出代價。這些人一個主要的絕望之因，在於國家從許多屬於其管轄負責的社會領域中退出，或正在退出：像國宅、公共電視及廣播、國

立學校、國立醫院等等。對某些人來說，更是難以置信或難以接受，因為人們對一個社會黨執政的國家，總是期待它能做為社會福利的保障者，讓每個人，不分貧富貴賤，皆可享有社會福利。一般所描述的政治危機，反國會主義，其實是一種對國家做為公共利益負責人的絕望。

社會黨人並不如他們所宣稱的那麼社會主義這一事實，也不再引起人們強烈的反感：在這個艱困的時代，可以運作的空間本來就是十分有限。但是，令人訝異的是，這些社會黨人竟然可以把社會領域（國有部門）壓縮到這種程度：首先，在事實上，透過各種措施或策略（我將只點名媒體），來取消**社會福利國家**所爭取到的社會權益，然後特別是在公開言論中，大肆讚美私人企業（好像企業精神只適用於企業），大力鼓吹私人利益。這些都讓人覺得有些唐突，尤其是對那些站在第一線的社會工作者來說，因為他們必須去彌補最難以忍受的市場失靈之處，卻沒有被賦予完成其任務所需之資源。這些社會工作者又怎麼會沒有被欺騙或被否認的感覺呢？

我們老早就應該了解到，他們的反抗，早已超過薪

水的範圍，儘管薪水是對工作者及其工作價值一個清楚的指標。對一個職務的藐視，首先就表現在薪俸的微薄上。

問：您是否認為政治領導者的運作空間真的如此有限？

布赫迪厄：它大概沒有人們要我們相信的那麼有限。總之，還有一個領域，統治者可以運作自如，那就是象徵領域。國家的所有成員必須謹守好的榜樣，特別是當國家標榜要伸張弱勢者的利益時。但是當我們看到貪污（有時幾乎是公開為之，像高級官員的加給），或公部門的出賣（出賣這個字或許太強烈：我要指的是被安插到私人企業養老的退休官員），以及所有為私人目的而侵占公共資產及公共利益的行為：像濫用私人，徇私偏袒（我們的統治者有許多「個人至交」），利益交換時，又怎麼會不心生懷疑？

而我說的還不是象徵利益！電視跟賄賂一樣，助長了公民道德的墮落。電視捧紅了政治上、學術上愛做秀的人，這些人只想凸顯自己、表現自己，和公務員及基

層活動分子為集體利益的默默奉獻大異其趣。也因為自私地只想凸顯個人（常因而損及對手），才造成「宣布效果」的大行其道。對許多的部長來說，一個措施要能被「宣告」出來才有效果，而且只要一被公開，就算是執行了。重大貪污案件的揭露之所以會引起公憤，就是因為其所鼓吹的道德和實際作為有段距離，而這些貪污，也不過是所有那些司空見慣的小「弱點」裡最糟的情況（比如想擺闊，急著收受物質上或象徵上的特權）。

問：面對您所發掘的這些情況，在您的眼中，人民有何反應？

布赫迪厄：我最近在讀一篇德國作者寫的有關古埃及的文章。作者指出，當人民對國家和公共福利進入信心危機的時候，可以看到兩樣東西的大放異彩：在領導者那裡，是貪污腐敗，這和對公共事務之漠視有關；在被統治者那裡，則是個人的宗教狂，因為他們對於訴諸現世，已經不抱任何希望。同樣地，今天，我們感覺到，那些被國家棄之不顧的公民（實際上，國家只要求

公民在物質上做強制性的奉獻，一點也不在乎公民對國家的忠心和熱忱）也開始摒棄國家，把國家當成一股外來的勢力，可以用來極大化其個人利益。

問：您提到當權者在象徵領域中擁有寬大的運作空間。這不只牽涉到做為榜樣的行為，還包括可以產生動員效果的理念及發言。就最後這一點來看，這正是目前所欠缺的？

布赫迪厄：我們常談到知識分子的沉默。讓我更感到訝異的是，政治人物的沉默。他們真的缺乏可以產生動員效果的理念。或許這是因為政治的專業化，以及對那些想從政者所設下的條件門檻，造成有理念的人越來越不見容於政治圈。也或許是因為政治活動的定義隨著一群專職人員的產生而改變，這些專職人員在學校（政治系裡）所學到的是，為了要表現出專業的嚴謹，避免迂腐過時的形象，最好只談管理，而不談自治，總之，就是要給人一副（我是說在語言上）合乎經濟理性的樣子。

由於自限於狹隘的經濟主義以及國際貨幣基金